

ZHONGGUO DANGDAI HUOJIANG ZHENTAN XIAOSHUO PAIHANGBANG

中国当代

获奖侦探小说

排行榜

下

彭祖贻 大堂梦旅 朱恩涛 扬子 鱼孽 陈铁军 激
情杀人 陈勇 第四十二期简报 何家弘 黑蝙蝠 白蝙
蝠 尹曙生 魂断大差河 刘继明 儿童乐园谜案 芳
涵 无形杀机 梅兴无 八十六万之谜 蓝玛 凝视黑
夜 青谷彦 神经杀手 司马翰 自杀疑云 康焕龙
死亡期货 乔岸 目击证人 王振清 坠向深渊 郑炳
南 不招人忌是庸才 石渝生 郭增磊 火烧文联事 魏
秋星 雾雨中的鸽子 王建武 小桥疑案 彭祖贻 天
堂梦旅 朱恩涛 扬子 鱼孽 陈铁军 激情杀人 陈
勇 第四十二期简报 何家弘 黑蝙蝠 白蝙蝠 青谷彦

于洪笙 主编

漓江出版社



中国当代 · 获奖侦探小说 · 排行榜 ·

于洪笙 主编

下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获奖侦探小说排行榜(上、下)/于洪笙主编;王亚平等著. —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4.9

ISBN 7-5407-3229-6

I. 中… II. ①于…②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9325 号

中国当代获奖侦探小说排行榜(上、下)

选编者◎于洪笙

责任编辑◎张 谦

封面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s@public.gd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710 千字

印张◎33

版次◎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3229-6/I·1953

定价◎49.00 元(上、下)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言	于洪笙(1)
-----------	--------

上 卷

刑警队长 (1980)	王亚平(3)
血案疑踪 (1983)	武和平 张望亮(29)
夕峰古刹 (1984)	钟 源(46)
出山第一案 (1984)	徐本夫(73)
傍晚敲门的女人 (1984)	李 迪(94)
便衣警察 (1985)	海 岩(120)
刑警的隐秘 (1988)	修莱荣(149)
蜂鸟行动 (1989)	戴恒春(174)
紫色的诱惑 (1990)	曹正文(200)
天 砚 (1991)	范小青(222)
红色庄园 (1992)	汤保华(247)
大司马传奇 (1995)	子 虚(270)
美人卷珠帘 (1996)	林佛儿(290)
威风凛凛 (1996)	刘醒龙(301)
血色风筝 (1996)	张 策(321)
水月镜之谜 (1997)	丁 刃(350)

隼一样凶残的“影子”(1997)	邱伟鸣(380)
失 踪 (1997)	潘小平(410)
地 火 (1997)	胡祖富(449)
错乱人生 (1998)	翼 浦(472)
血 象 (1998)	孙丽萌(498)

下 卷

天堂梦旅 (1998)	彭祖貽(527)
鱼 孽 (1998)	朱恩涛 杨 子(554)
激情杀人 (1998)	陈铁军(571)
第四十二期简报 (1998)	陈 勇(607)
黑蝙蝠·白蝙蝠 (1999)	何家弘(628)
魂断夫差河 (1999)	尹曙生(648)
儿童乐园谜案 (1999)	刘继明(676)
无形杀机 (1999)	芳 涵(707)
八十六万之谜 (1999)	梅兴无(749)
凝视黑夜 (2000)	蓝 玛(782)
神经杀手 (2000)	青谷彦(812)
自杀疑云 (2000)	司马翰(815)
死亡期货 (2000)	康焕龙(834)
目击证人 (2000)	乔 岸(862)
坠向深渊 (2000)	王振清(886)
不招人忌是庸材 (2000)	郑炳南(921)
火烧文联事 (2000)	石渝生 郭增磊(949)
雾雨中的鸽子 (2000)	魏秋星(959)
小桥疑案 (2000)	王建武(1000)

天堂梦旅 (1998)

彭祖贻

提 要:

省城的莲花山庄本是涉外宾馆，政界要人、名流商贾经常出没。为了招徕更多顾客，又开发了面向普通市民的“情人坪”。不料十月十八日就在这双双情侣栖住的小屋里，却有一对土里土气的老夫妇被毒死。市局负责大要案侦破的一大队队长向泽兵、黄宜轩，女刑警郑琼来到现场。在询问情况时，保安张佑民提到送这两个老人来的一个年轻人似乎前天在大堂门口与副总余玮谈过话，但兼保安部部长的余玮却始终想不起此事。余玮当天晚上回家后接到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威胁她如果说出那天的事，她的儿子、她与市委干部赵大刚的私情则都没好结果。紧接着，余玮家的窗玻璃被歹徒击破了，余玮陷于莫名的恐惧中。第二天上班时，她发现了一个熟人住到了莲花山庄，此人叫曹桐生，当年是本城有名的霹雳王子，在遇难时她帮助了他，现在已是香港某公司的国内总代理。曹亲切万端，询问她为何心事重重，余玮向他倾诉了这两天的苦恼。正在此时，郑琼来找她，说大堂领班钱小红出了事。余玮随郑琼赶去，小红正在痛哭，向她诉说了张佑民因为看到她与领那对老夫妇的男人谈话便威胁她，强奸了她。并说出了警方正在寻找的那个人叫高大明，是她在家乡从业店的老板，坐过牢，为人歹毒。正

因为想摆脱他的占有，自己才东跑西跑，最后到这里因余玮重用她才安身，不料又被高大明发现。十八日案子发生后，他曾打过两个电话威胁小红不许说出认识他。

侦查人员找到了高大明在莲花山庄订房间用的身份证的主人张小平。张开始谎说是证件丢失，在侦查员的智慧询问下才道出高大明是他们公司雇佣的讨债人。侦查员一一去调查取证，发现了利用“讨债市场”这个怪物，一系列具有黑社会背景的犯罪案件的发生，均是高大明这些黑社会分子引起。案件向纵深发展。

余玮的秘密情人赵大刚怕余玮的事牵扯自己，居然让妻子去毒死余玮。在郑琼的帮助下，余玮勇敢地报了案。曹桐生与她忆起了旧情，余玮毅然辞掉副总工作，准备跟曹一起干。

这时监控电话的郑琼得到小红的报告，高大明又发来几条恐吓传呼信息，经查来自小红的家乡。侦查人员火急赶到，却只抓到高大明几个同伙，而凶狠的高大明在打伤警察后抢劫了一辆货车逃离。在审他的同伙时，只是交待了高大明说毒死那对老夫妇是为了一笔大生意，那么买方是谁呢？

余玮介绍曹桐生与郑琼认识，曹展开了对这位市长千金的攻势。曹的与众不同及包括他因是孤儿对自己是谁，父母为何扔掉他的追寻使郑琼感到震撼，一度陷入感情冲击中。在随黄队长到被害老夫妇家乡调查的过程中，郑琼在复杂的案情中清醒过来。尤其是得知刚刚向他们说到曹桐生的亲生母亲是谁的老校长被漏网的高大明刺伤，使郑琼伤心万分，因为正是她在离开省城时与曹桐生通过一次电话，告诉了要到此地出差的消息。此时她坚定地说：“应该立即拘捕曹桐生。”

摘 选：

四十二

曹桐生坐在空无一人的审讯室里。

刚上警车的那一刹那，当他发现自己被夹在两名全副武装的警察的中间时，他曾经大发雷霆。但民警们冷静的态度使得他的愤怒像撞击在毫无弹力的墙上，毫无作用。进到公安局后，他被送进了这间屋子，黄宜轩说他需要一个人清醒清醒。

与门相对的那方墙上有一方很高的狭长的窗子，竖着的铁栅割碎了窗外阴森的天空，惟一能看到的窗外的世界只有静止的乌云。他觉得冷，斑剥的白灰墙壁，灰色的水泥地面，还有那深红色的审讯台，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冷，一股彻骨的寒意从他坐在身下的水泥墩渗进他的全身，使他战栗，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渐渐蚕噬着他的暴躁他的骄傲他的意志和他的一切。一种离奇的深刻的恐惧在他心中弥漫。他知道自己完了，但他又不甘心就这么完了。

审讯室的门开了，首先进来的是已经换上了橄榄色制服的郑琼。这个曾经在他面前意迷神乱的姑娘眼下让他看到的是一张俊秀而冷峻的脸。她甚至都不看他一眼，直接到审讯台上清理带进来的一沓厚厚的材料。随后进门的是黄宜轩和韩冷。他们的面孔与空气同样一种温度，睥睨的目光透着浓浓的寒意。他对会吹萨克斯的黄宜轩曾经很有些好感。他想对他做一个笑容，但不知为什么却叫喊起来：“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你说呢？”黄宜轩冷冷地掷过来三个字。

“我没有罪，没有违法。”

“装得倒像！”黄宜轩猛拍了一下桌子，“你不但有罪，而且是罪恶累累，你死有余辜你！”他显然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似乎也没有打算控制愤怒，“我接触的罪犯不算少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残忍的东西！你居然这么沉得住气！居然能够对你所制造的罪孽无动于衷！居然能够在那些于你有恩有德的人丧命之后若无其事地表演你那翩翩的绅士风度！你还是人不是人啊你？你连狗都不是，好狗还不嫌家贫呢！”

黄宜轩劈头盖脑的一顿怒斥把他打懵了，他悻悻地望着他那张因为刚刮过胡子而铁青的脸。这张脸让他感到对手太强悍了，多少智慧也无法在他面前施展。他只好拿求助的目光望着郑琼，他希望这位对他动过感情又了解他不幸身世的姑娘这会儿能给他一点儿什么，怜悯？怜惜？同情？他都要。他真的需要！但是，郑琼根本不拿眼睛看他，他彻底地无助了。“不公平，不管我做错了什么，你这样对待我都不公平！”他叫道。

“公平？你知道什么叫公平？”黄宜轩轻言细语地问了一句。突然又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公平就是让你玩弄生活、游戏人生？公平就是让你不讲良心良知为所欲为？你他妈的……狗屁不是，你！”

“证据，你有证据吗？”黄宜轩的一顿怒吼震得他乱了方寸，他几乎是本能地说出这句话来。

“你要什么证据，杀人的证据——”

“不，我没杀人！”

“你慌什么？我说你杀人了吗？这么说你已经知道我们今天请客的用意了？”黄宜轩突然哈哈一笑。这一笑使他如梦方醒，感觉到自己失言了，但已覆水难收，只有颓唐的呢喃：“证据，你拿出证据来，证据……”

他的张惶失措，使得黄宜轩的态度也软化了一些，声音也

柔和了许多。“曹桐生，我相信你不只是枉披了一张人皮，你还是个人，你也在这个人世间活了28岁有余，你自幼被生身父母抛弃受过磨难也遇过挫折，但你也遇到过不少好心的人善良的人有爱心的人，你就不能让你的良心来做一回证，证明你是一个良知残存的人而不是一个畜生？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你应该明白，你那点儿小聪明小智慧已经完全失去了作用你知道吗？”

曹桐生垮了，黄宜轩也没料到他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当他用乞怜的目光望望郑琼时，黄宜轩就知道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抵抗的意志。

“郑小姐——”

“叫我郑警官。”郑琼言冷如冰。

“好，我叫你郑警官。郑警官，你能让我见见李……让我见见我妈吗？”他颤抖地说。

郑琼垂下眼睑：“如果你能让我看到你真的认错了，看到你还是一个有点良知的人，我会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的。”她的声音很小。他分明看见她的眼中涌出了泪花，尽管她想掩饰，她想忍，但她没有成功。她所能做到的只是抢在眼泪流出来之前跑出了审讯室。

郑琼的这个举动，就连曹桐生也很吃惊。黄宜轩与韩冷对视了一下，皱起了眉头，很明显地流露出了不快。“看见了吧曹桐生。”一直没有说话的韩冷这时开口了：“什么叫人，这就是人，人可是有感情的啊！”

郑琼再次走进审讯室的时候，手中多了一盆烧得通红的炭火。她将火盆放在审讯台与受审席之间的空当处。她的眼睛还是通红的，身子微微在抽搐。火盆落地时的些微震动，使得木炭劈劈啪啪地发出一阵轻微的炸裂声。曹桐生也忍不住哭了：

“我说，我什么都说了。”

曹桐生承认自己雇用高大明杀害其养父养母及汤元池。他说，当他得知养父母准备出山找他并不准备再回山里的消息后，感到这可能会危及他与邹森的关系。失去邹森就等于失去多年奋斗所得的一切，他本来很快就要成为邹森的丈夫了。与邹森结婚可以使他成为名符其实的大老板，成为百万千万富翁。他与邹森的关系已经到了谈论婚嫁的程度，并且已经成为邹氏公司在国内的总代理。他相信，只要一结婚，他很快就会登上总经理甚至董事长的位置，将堂而皇之的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他不愿意因为养父母而失去一切。

他说，人一生的机遇并不多，错过了机遇就等于错过人生，他不想做这种傻事。养父养母虽有养育他的恩情，但那绝不是一份无私的亲情。——养父养母向他隐瞒他亲生父母的真实情况本身就表现了对他的自私的占有欲，他们养他只是养一个将来可以养老的工具。他说，别的债都有偿还清楚的时候，惟有所谓的养育之恩是永远也还不清楚的一笔债。生身父母抛弃、养身父母贪婪，命运为什么会如此残酷呢？所以，当年他取艺名就叫曹操，因为曹操说过宁可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句名话。正常的人善良的人会觉得这句话可怕，但天生下来即被人负的人信奉这个信条难道不是正常的吗？

曹桐生巧言令色的本领又显露出来了。闸口一旦打开便如江河直下，滔滔不绝。他有他的思维逻辑，他把他的一切行为都编排进他的逻辑里，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身陷囹圄，像聊天似的眼睛一直看着郑琼，就像是在宾馆的房间里瞎侃胡聊一样。他的思维逻辑表明，他是那种运用智慧抵消罪恶感的人，那样他就不会因为罪恶而做一个忏悔者，倒像是一个听众面前的布道者：恶行是必需的，道德沦丧是生存的必然，是一种生

命的方式。

他说：“人性已经坏了是真的坏了。我建议你有空去一趟宣峰县流溪镇的后坪村，看看我生活过的那个家。我离开的时候是一间破得不能再破的旧瓦房，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现在可是一幢崭新的两层楼哇，彩电冰箱都用上了，那可全是我的血汗钱添制的呀，我还对不起他们吗？他们还不应该满足吗？就算放高利贷也够本了吧？可他还是纠缠不休，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啊，前几次还只是养父单独来纠缠，这一次是两口子齐齐出山。我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找高大明的。答应给他10万块钱，先付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一半。”

郑琼问：“10万块钱几条人命？”

曹桐生默然。

“包括汤师傅和马校长吗？”郑琼又逼问了一句，“你回答我的问题。”

曹桐生有点儿不敢正视她的目光了：“没办法！干掉养父养母后我就没办法了。要保全自己就只有杀人灭口，顾不上恩不恩的了。汤师傅要怪他自己多事。至于马伯伯，我承认我对不起他。如果郑警官你要是没告诉我说要去宣峰出差，我还真没想到要害马伯伯。马伯伯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我底细的人，我身不由己。知道现在的曹桐生就是过去的曹运生的人，一共只有四个人，这四个人消失了，我就彻底地割断了与我过去的历史的联系，也就不会再有人来威胁我与邹森的关系了，我通向邹氏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道路将畅通无阻。我承认我的行为是昧良心的、可耻的，但是一个成功者，特别是要取得大的成功成功者，必须借助一些特殊的手段才能达到他的目的，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少——”

“你是怎么想起来要利用高大明来干这些事？”黄宜轩不愿

再听他那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了，把话题引向具体实事，“你是什么时候认识高大明的？”

“在省城一家歌厅认识的。无意中坐到一块儿，闲聊聊熟了，就交上了朋友。现在这社会，想在商场立足，红道、白道、黑道、黄道都得有些朋友。”曹桐生说了一个让人无法查证的过程，话头又开始往歪处扯了。

但黄宜轩没让他说下去：“可高大明怎么说他不认识你？”他投出的实际上是一个问路的石头。曹桐生微微地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镇静下来：“他是这样说的吗？好！这说明这个人够朋友，讲规矩。我这个朋友没有交错。请你转告他，就说我已经招供了，劝他不要作毫无意义的对抗了，如实交待就是了。”

黄宜轩意识到，曹桐生已从最初的慌乱状态中镇静下来，又开始不动声色地调动他的小聪明了。表面上看来，问什么他就交什么，但他的交待，明显有很多虚伪的成分，甚至是故意作这种真假参半地交待，他是想掩盖什么还是为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呢？

直到这个时候，黄宜轩才意识到他遇上的是一个心机深沉难测的罪犯，他提醒自己不要大意，以免误入圈套。但是他一时还不想戳穿他，要让对方相信自己的骗术又一次发挥作用了。“还有一个问题，”黄宜轩说，“你养父母被高大明杀害在莲花山庄，你回湖城之后理应回避这个地方，可你为什么又偏偏要住在莲花山庄呢？”

曹桐生说：“这个问题很好解释。第一，我并没有给高大明规定具体的动手时间和地点，也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莲花山庄这样的地方下手；第二，以我现在的身份，我回湖城之后必须要住莲花山庄，这也叫无可奈何；第三，万一你们查出了我养父养母的身份并与我联系起来了，我还可以表演坦然的样子，我

可以对你们说，如果是我害了我的养父养母我还敢住这地方吗？可以减少怀疑；第四，我这一趟回湖城也是必须的，是我预谋已久盼望已久的，这个项目我要做给两个人看，一个是邹森，一个是生母，在邹森那边我必须要证明我的能力，这个目的性简单明了。至于做给我生母看，目的性就要复杂得多了，我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个项目对我很重要，是属于那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项目，这一点，我想郑警官是可以理解的……”

一位警察匆匆走进审讯室，在黄宜轩的耳边轻声说了几句什么。黄宜轩表情微显惊讶，又与韩冷与郑琼分别耳语了几句什么，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主审人员的突然离去，敏感的曹桐生马上意识到一定是出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他马上中断了自己的叙述，不管郑琼和韩冷如何催促，他都固执地紧闭双唇，不再说话了，目光盯着窗外那片忧郁而破碎的天空，飘忽游移，仿佛又处在一个迷惘的梦中。

四十三

几乎就在曹桐生在审讯室中接受审讯的同时，一位不速之客闯进了李路的病室。

李路已经苏醒，正靠在床头与儿子陈陆路说话。来人的突然闯入让她大吃一惊。“你找谁？”陈陆路问，这位研究生还没有发现母亲表情的变化。

“我来看看你母亲。”来人笑眯眯地说。

“我怎么不认识你？”陈陆路问。

“我与你母亲是多年没见的老朋友。”来人解释说，“你连见

都没见过我，怎么有可能认识我呢？让我与你母亲单独说几句话行吗？”

“陆路，”李路见儿子有些迟疑，“你出去一下，我有事儿要与这位叔叔单独谈一谈。”

陈陆路替母亲披上了一件衣服，听话地退出了病房，随手将门掩上。

“你还好吧？”来人在床沿上坐下。

“离我远一点儿！”李路低沉地喝道，目光里充满了憎恶仇恨，“你来干什么？”

“桐生来看过你？”

“你问这干什么？”

“你们相认了吗？”

“没有。”

“时至今日，你为什么还不肯相认呢？就算我有罪，孩子可没有罪，你已经把他生下来了，他可是你的亲骨肉。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他想认你又是那么迫切，那么可怜——”

“他是怎么生下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李路的情绪十分激动，“你还有脸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好好，你别生气。你现在是病人，生气对身体没好处。就算你恨我，也没有必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就想来看看你。一切过错由我而起。”来人从随身的皮包里掏出一个胀鼓鼓的大信封，搁在李路的枕边，“这里有些钱，你拿着，算是我对你的一点儿小小的补偿。”

“拿开！”李路低喝。

“听着李路，”来人的声音有些凄然，“钱不咬人，钱有用。但只是对活人有用——”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别管我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刚才出去这孩子，也许很快就要出国留学了，他需要钱，这里面全是美金——”

“拿开，别脏了我的手！”尽管来人说话充满了感情的色彩，但李路对他还是充满了憎恶。

来人嘿嘿一笑，说话的声音和表情有些怪异了：“你的身体都被我脏过了，再脏一只手又怕什么？李路你听着，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你有错、有罪，我也一直在受着良心的谴责，所以，这些年我从来都没有打扰过你，我知错我认错，也想给你和桐生一些弥补，对桐生我已经做过了一些事，现在我还要去为他做一件事。我在做这件事之前最后来看你一次，再也不会打扰你了，你何必这么不尽人情呢？”

“你帮助过桐生？”李路又忍不住问道。

“这是我分内的事。”

“你们相认了吗？”

“这是我们父子之间的事。”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好了，我该走了。李路，我最后还想劝你一句：你不能原谅我，我可以理解，但桐生没有罪，孩子想娘总没有错。”来人说完这句话，冲她欠了欠身子，离开了病房。

“哎，你的钱——”

来人从门口回过身子：“留下。钱不咬手，别嚷了！我马上消失。”说完就把门带上了。

在病房外走廊上读书的陈陆路见客人离去，马上回到病房。“妈妈刚才这人是谁？我怎么没见过？”

“一个老熟人，在外地工作。”李路说，“扶我躺下，我有点儿头昏。”

一个多小时后，从李路病房离开的那个中年男人出现在市

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接待室里。当黄宜轩闻讯赶到接待室时，那人还主动地站起来与他打招呼：“黄队长。”

“夏经理?!”

“夏世贵前来投案自首。我雇用杀手杀了人。杀了阮茂先夫妻两个，杀了汤元池老师傅，还指使人去杀害宣峰县流溪镇学校的马知非校长。我犯罪了。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夏世贵说这番话时神态自若，慢条斯理，但他讲出的内容却不免让黄宜轩吃惊。

几句简单的对话之后，夏世贵便开始坦白交待其与李路、曹桐生的历史渊源及雇用高大明杀害阮茂先夫妇等一系列作案的过程。

“我当年也是下放到宣峰县的知识青年，曾在离流溪镇 30 余华里的双河公社当过民办教师。我认识李路是在全县知青代表会上。她那时的名字叫曹红卫，我对她可以说是一见倾心。那次散会后，我便开始追她，经常乘空到流溪镇去找她。一开始她还拿我当朋友看，可当我正式向她求爱时，她却告诉我说她有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恋人，拒绝了我的爱情。可我当时爱她已经到了要发疯的地步，因此，便乘一个无人的夜晚对她做了下作的事，想是把生米做成熟饭，迫使她不得不跟了我。但做了那件事之后，看到她那痛不欲生的样子，我又很后悔，又想求得她的原谅，她本人也害怕这件事传扬出去不好做人，便答应我只要我不再纠缠她她就不告我，所以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对她无礼了。后来我又忍不住去找过她几回。每一次她都喊学校的马知非老师来陪着。记得是那年 8 月份我又一次去流溪学校找她时，马老师告诉我说她患了黄疸性肝炎请长假回城治病去了。后来我又去了几回，却没见到她，慢慢地也就死心了。第二年，她被推荐上了大学，我也招工进城了，从此是各走各的